

传

王阳明 / 著

习

叶圣陶 / 点校

录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传

王阳明 / 著

习

叶圣陶 / 点校

录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传习录 / (明) 王阳明著; 叶圣陶点校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1 (2018.5 重印)
ISBN 978-7-5596-1403-2

I. ①传… II. ①王… ②叶… III. ①心学 - 中国 -
明代 ②《传习录》- 研究 IV. ① B248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1259 号

传习录

作 者: 王阳明

点 校: 叶圣陶

总 发 行: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监 制: 左 夕

责任编辑: 宋延涛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版式设计: 王泽超

责任校对: 毛帅朋 朱 艺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76 千字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8 印张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403-2

定价: 4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3638551

治学之名儒，治世之能臣

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。

——《左传》

凡·高说：“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，包括艺术本身；唯一不朽的，是艺术作品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。”

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便是这样的存在。

《传习录》是王阳明的弟子们记录他的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。曾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所谓“传”，就是老师传授下来的知识。“习”是熟悉、练习接受来的“传”。《传习录》的题名就出自此语。

王阳明出身名门，二十八岁中进士，三十五岁因替忠臣求情，得罪宦官刘瑾，被贬至贵州龙场任驿丞。王阳明居此地三年，其著名的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等重要思想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都是作于此时。

王阳明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，非但精通儒、释、道三教，而且能够统军征战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。他被后人尊为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的圣人，那么他所代表的王学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，王学就是人生哲学，是唯心的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。

心学，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，最早可追溯到孟子。到北宋程颢开其端，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。但最早提出“心学”二字的却是王阳明，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“致良知”。

王阳明认为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，良知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。只是有些人的良知被恶习、欲望遮蔽埋没。所以王阳明提出“致良知”，“致”的功夫其实就是发现本心、体悟良知的过程。而他认识到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”的过程，也被称为龙场悟道。

至此，王阳明的思想便已开始形成，此后多年也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践

行、印证。

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，刘瑾伏诛，王阳明升任庐陵县知县。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，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，王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，平定征南王谢志山、金龙霸王池仲容等的暴动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王阳明恩威并施，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，他受命堪处福建叛军。行至丰城，闻宁王朱宸濠谋反，遂起义军平叛。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，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。仅用三十五天，便生擒宁王及其党羽，收复所有失地。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，平定西南部的思恩、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。

王阳明既能上马治军，又能下马治民，手掌兵符，集文武谋略于一身，做事智敏，用兵神速。以镇压地方骚乱和平定“宸濠之乱”拜南京兵部尚书，封“新建伯”。后因功高遭忌，辞官回乡讲学，在绍兴、余姚一带创建书院，宣讲“王学”。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，后因肺病加疾，上疏乞归，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。谥号文成。

有人疑惑，市面上《传习录》版本众多，而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？

首先《传习录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清末民国以来蒋介石、东乡平八郎（一生俯首拜阳明）等人对其极尽推崇，而阳明先生本人传奇的事功（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）经历也一直为现代人津津乐道。较纯粹学者相比，阳明先生的个人魅力更突显，而其学说思想，时至今日仍有其特殊的意义。

其次，本书作为叶圣陶先生点校版本的修订版，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，新添了部分注释，以方便读者阅读与理解。同时，修订了原版中百余处错误，增补了两处缺失的翻译，以及一处原文部分的缺失内容。

最后，王阳明一生都坚定不移地走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，不断践行着自己提出的王学理论，最终成为历史上“三不朽”的圣人。这也正是我们重编此书的目的，希望借由此书让读者了解到一个不朽圣人的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，并从中获益。

钱穆先生评价《传习录》时说：“这本书也是人人能读的……王阳明自己是一个大学者，但他讲的道理，却说不读书的人也能懂，他的话不一定是讲给读书人听，不读书人也能听。”我们希望“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，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”。

当然，由于编者学力不逮，书中难免有所纰漏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。

编者记

上卷

- 徐爱录 / 2
徐爱跋 / 25
陆澄录 / 26
薛侃录 / 69

目 录

下卷

- 陈九川录 / 196
黄直录 / 210
黄修易录 / 218
黄省曾录 / 225
钱德洪录 / 231
钱德洪序 / 264
黄以方录 / 265
钱德洪跋 / 282

中卷

- 钱德洪序 / 102
答顾东桥书 / 104
答周道通书 / 133
答陆原静书 / 141
钱德洪跋 / 158
答欧阳崇一 / 159
答罗整庵少宰书 / 166
答聂文蔚 / 174
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/ 190
教约 / 192

上卷

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

——编者注

徐爱录

【原文】

先生于《大学》“格物”诸说，悉以旧本为正，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^①。爱始闻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殚精竭思，参互错综，以质于先生，然后知先生之说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^②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。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，出入二氏之学^③，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，处困养静^④，精一之功，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爱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，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，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。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世之君子，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警欬，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，而遽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，如之何其可得也！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，见其牝牡骊黄，而弃其所谓千里者^⑤。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而正之，庶无负先生之教

①《大学》，《礼记》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。郑玄曰：“《大学》者，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也。”唐人已有《大学》专本。北宋时，与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并为四书。程颐谓为“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”。朱熹为之作注，称《大学章句》，则分全篇为经一章，传十章，并记之云：“旧本颇有错简，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，别为序次如左。”而以旧本为误本。《大学》有“致知在格物”一语，朱熹注云：“格，至也。物犹事也。穷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。”又补释“格物致知”之义曰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；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此说也，守仁抵之。

②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，语出《中庸》：“言垂法于后，堪以俟待后之圣人，虽远至百世，其道不异也。”

③二氏之学，言释与道也。按守仁门人钱德洪诸人所为年谱，守仁至二十七岁，始“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”，至三十一岁，“渐悟仙、释二氏之非”。二氏，即佛家与道家。

④明武宗初政，宦官刘瑾专权，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诤谏得罪。守仁抗疏救之，亦得罪，谪贵州龙场驿驿丞。以正德三年春至龙场，五年升江西庐陵县知县。其在贵州，为始论“知行合一”之时。

⑤昔九方皋相马，观其精而不措意于牝牡骊黄。此处言见其粗而弃其精也。

云。门人徐爱^①书。

【译文】

先生对于《大学》中关于“格物”的学说，都以旧本为准，旧本就是先儒所说的错误版本。我刚听说时十分吃惊，继而感到疑惑，后来竭力思考，相互比对，并询问先生，才明白先生的学说，如水的清寒，火的热烈，就像《中庸》所说，绝对是百代之后的圣人也不会怀疑的道理。先生天生睿智，又和气乐观，坦荡平易，不在意小节。旁人只见他年少时豪迈不羁，又曾沉溺于诗词文赋，出入于佛道两家，故而突然听闻他的学说，都会认为是标新立异，不会深入探究。但他们不知道先生在贵州偏远之地居住了三年，在困境中休养静思，“精一”的功夫，已经超然进入圣人的领域，回归正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我终日在先生门下请教，深知先生的学说，刚开始接触时似乎很容易，研究起来会发现很高深。表面上看很粗略，深入探究会发现很精深。初接触会觉得很正常，学习起来才发现没有止境。十多年来，我竟然还没能入门。如今的学者，有的与先生只有一面之缘，有的从未听过先生的言谈，有的事先怀有轻视激愤的情绪，仓促地想要根据三言两语、传闻流言来臆断揣度，这样怎能领会先生的学识呢？门生们聆听先生的教导，往往领会的少而遗失的多。就像鉴马的时候只根据马匹的外貌，而忽视了它作为千里马的特点。因此，我详细记录平日的见闻，私下给同行学者们看，互相考证，希望不辜负先生的教诲。学生徐爱作。

【原文】

爱问：“‘在亲民’，朱子谓当作‘新民’，后章‘作新民’之文似亦有据。^②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‘亲民’，亦有所据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‘作新民’之‘新’是‘自新之民’，与‘在新民’之‘新’不同，此岂足为据！‘作’字却与‘亲’字相对，然非‘新’字义。下面‘治国平

① 徐爱，字曰仁，号横山，余姚人。从守仁游，守仁器之，妻以女弟。举正德进士，历官南工部郎中。守仁良知之说，学者初多未信，爱疏通辨析，畅其指要。年三十一卒，守仁哭之恸。

② 《大学》篇首云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朱熹《章句》据程子曰：“亲，当作新。”注云：“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己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”“作新民”系《大学》引《康诰》语。

天下’处，皆于‘新’字无发明。如云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‘如保赤子’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，皆是‘亲’字意。‘亲民’犹《孟子》‘亲亲仁民’之谓^①，‘亲之’即‘仁之’也。‘百姓不亲’，舜使契为司徒，‘敬敷五教’^②，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以亲九族’至‘平章’‘协和’便是‘亲民’，便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^③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^④，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便是兼教养意，说‘新民’便觉偏了。”

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所谓‘在亲民’，朱熹先生说应当是‘新民’，后面章节‘作新民’的文句中似乎也有依据。先生认为应该跟从旧版本作‘亲民’，有什么依据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‘作新民’的‘新’，是‘自新之民’的意思，与‘在新民’的‘新’字含义不同。这难道不足为据吗？‘作’字和‘亲’字相对应，但不是‘新’字的意思。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之处，对‘新’字并无说明。比如说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‘如保赤子’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，都是‘亲’字的意思。‘亲民’犹如《孟子》所说的‘亲亲仁民’，‘亲之’就是仁爱。百姓不仁爱，舜于是任命契为司徒，让他恭敬地施行五种伦理规范，来让他们互相仁爱。《尧典》中的‘克明峻德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从‘以亲九族’到‘平章’‘协和’，就是‘亲民’，也就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比如孔子说过的‘修己以安百姓’，‘修己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就是‘亲民’。说到‘亲民’就兼有教化和养育的意思，说‘新民’就偏颇了。”

①《孟子·尽心》篇云：“孟子曰：‘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’”

②见《书·尧典》。

③《书·尧典》云：“钦……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……”“峻”“俊”通假，大也。平章百姓，言百官之氏族分别章明也。

④见《论语·宪问》篇。子路问君子，孔子答以“修己以敬”“修己以安人”而殿以此语。

【原文】

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^①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。”

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也^②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‘明明德’到‘至精至一’处便是。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本注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得之^③。”

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熹先生认为这句话讲的是‘万事万物都能达到至善’，这似乎与先生的学说相悖。”

先生说：“在万事万物上求至善，就是把义放在人心之外了。至善是心的本体，只要‘明明德’的功夫到了‘精深专一’的境界便是至善了。然而，至善也从没有脱离客观事物。朱熹先生说的‘穷尽天理的极限而没有分毫私欲’的说法就颇为在理。”

【原文】

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。”

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”

爱曰：“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。”^④

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，岂一语所能悟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。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；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；交友、治民，不成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，都只在此心，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

① 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《大学》语。止，所止之处，指至善也。言知所止则有定向也。朱子注即物而穷其理，固以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为前提也。

② 义外之说，发自告子。《孟子·告子》篇：“告子曰：‘食色，性也；仁，内也，非外也。义，外也，非内也。’”孟子与辩，则明仁义俱在内。此处取义外为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。

③ 朱熹注解《大学》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句曰：“言明明德新民，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。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。”

④ 盖爱以为事父、事君等为心外之事，孝与忠等为心外之理也。

便是忠，发之交友、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

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清定省之类^①，有许多节目，不亦须讲求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。只是就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；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，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。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，许多条件便是枝叶。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。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言：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’^②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”

【译文】

徐爱问：“如果至善只在心中探求，恐怕对于天下事理，不能穷尽吧？”

先生说：“心即是理。天下哪有心外的事和理呢？”

徐爱说：“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，侍奉君主的忠诚，结交朋友的诚信，治理臣民的仁慈，这中间就有许多理。恐怕也不能不仔细研究吧？”

先生感叹道：“这种说法蒙蔽人已经很久了，哪能一句话就说得清楚呢？如今姑且就你所问的解释一下。比如侍奉父亲，不能从父亲身上寻求孝顺的道理；侍奉君主，不能从君主身上寻求忠诚的道理；结交朋友、治理臣民，不能从朋友和臣民身上寻求诚信和仁慈的道理。这些道理都只在人心中，心即是理。如果人心没有被私欲遮蔽，就是天理，不需要从外界增添分毫。这种纯粹的天理心，表现在侍奉父母上，就是孝道；表现在侍奉君主上，就是忠诚；表现在结交朋友、治理臣民上，就是诚信和仁慈。只要在心中下功夫摒除私欲、存养天理就可以了。”

徐爱说：“听先生这么解说，我已经有所觉悟。但从前的观点萦绕于心，还

①《礼记·曲礼》云：“凡为人子之礼，冬温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”言冬日则温，以御其寒，夏日则清，以致其凉，昏则定其衽席，晨则省其安否也。

②《礼记·祭义》篇语。

有没能释然的地方。比如侍奉父母的事，其间冬温夏清、晨昏定省之类，有许多细节，不也需要讲求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怎么能不讲求呢？只是要有个主次。只要一心在摒除私欲、存养天理上讲求即可。就比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孝心，唯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；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孝心，唯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。只是讲求有这份心，这份心如果没有私欲，纯粹是天理，是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，那么冬天一到自然会思量父母的寒冷，便自然要去考虑给父母保暖的事；夏天一到自然会思量父母的暑热，便去考虑给父母纳凉的事。这都是那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生发出来的具体行动，但却必须先有这诚挚于孝顺的心，然后才有这些行动表现出来。以树木比喻的话，这诚挚于孝顺的心就是根，行为上的表现就是枝叶。必须先有根，然后才有这些枝叶，不是先找到枝叶，然后再去种根。《礼记》中说的‘有深切爱心的孝子，必定有和悦的气度。有和悦气度的，必定有愉快的神色。有愉快神色的，必定能流露出和顺的容态。’而如此这些，必须有深爱作为根，然后就能自然如此。”

【原文】

郑朝朔^①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？”
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，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。”

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，方是至善。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^②。”
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、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，用得甚学问思辨？惟于温清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；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，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。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‘精一’之训^③。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，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。”

爱于是日又有省。

① 郑朝朔，名一初，揭阳人，弘治乙丑进士。

② 《中庸》论诚之道，有云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。”

③ 《书·大禹谟》有云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舜所以命禹之语也。

【译文】

郑朝朔问：“至善也必须从具体的事物上寻求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至善只是让人心达到天理最纯粹的极限，从具体事物上怎么寻求呢？你且举几个例子看看。”

朝朔说：“比如侍奉双亲，怎样才算做到冬温夏清，怎样才算做到奉养合宜，必须探求一个标准尺度，才是至善。所以就有了学问思辨的功夫。”

先生说：“如果只是冬温夏清、奉养合宜，一两天就可以讲明白，用什么学问思辨呢？做到冬温夏清、奉养合宜，只要自己的心达到合乎纯粹的天理就够了。而如果缺少了学问思辨的功夫，也不免会造成毫厘千里的谬误。所以即使是圣人，仍旧要听从‘精一’的训诫。如果只是在那些礼仪细节上追求合宜就是至善，那么现在许多戏子表演的冬温夏清、奉养合宜的情节，也可以称之为至善了。”

徐爱在这天又有所醒悟。

【原文】

爱因未会先生“知行合一”之训，与宗贤、惟贤^①往复辩论，未能决，以问于先生。

先生曰：“试举看。”

爱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、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、不能弟。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。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，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称某人知孝、某

^① 宗贤，一作叔贤，黄氏名绾，号久庵，浙江黄岩人。以荫入官，累擢礼部尚书，兼翰林学士，致仕卒。有《五经原古》。惟贤，顾氏名应祥，号箬溪，浙江长兴人。弘治进士。有《惜阴录》《人代纪要》《尚书纂言》《归田诗选》《南诏事略》等书。尤精算学，有《授时历撮要》《测圆海镜分类释术》《弧矢算术》诸书。守仁没后，应祥见《传习续录》，门人问答，多有未当于心者，因作《传习录疑》《龙溪致知义略》。

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、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、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！如今苦苦定要说明知行做两个，是甚么意？某要说做一个，是甚么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？”

爱曰：“古人说知行做两个，亦是要人见个分晓，一行做知的功夫，一行做行的功夫，即功夫始有下落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。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。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，又说一个行者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，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也只是个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说个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种人，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实躬行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，所以必说一个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，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，以为必先知了，然后能行。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，故遂终身不行，亦遂终身不知。此不是小病痛，其来已非一日矣。某今说个知行合一，正是对病的药，又不是某凿空杜撰，知行本体原是如此。今若知得宗旨时，即说两个亦不妨，亦只是一个；若不会宗旨，便说一个，亦济得甚事？只是闲说话。”

【译文】

徐爱因为没有领会先生“知行合一”的教导，与宗贤、惟贤反复辩论，没能得出结论，于是向先生请教。

先生说：“试着举个例子看看。”

徐爱说：“现在的人都知道有父母就该孝顺，有兄长就该尊敬，但却不能做到孝顺敬服，这知和行分明是两件事。”

先生说：“这是因为心已经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与行的本来面貌了。没有知而不行的，知而不行，就是还不知道。圣贤教人认知、践行，正是要恢复知与行的本体，不是让你只认知就可以了。因此《大学》中指出真正的知行给人看，说‘就像喜欢美色和厌恶臭气一样’。看到美色属于知，喜欢美色属于行，

只在看到那美色的时候已经喜欢上了，不是看见之后又单独建立个心神去喜欢；闻到臭气属于知，厌恶臭气属于行，闻到那臭气的时候已经厌恶了，不是闻到之后又特地建立认知去厌恶。就像鼻塞的人，虽然有臭气在前，他鼻子中没有闻到，也就不觉得厌恶，这并不是不知道臭气，只是不需了解到它的臭罢了。就像说某人知道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，一定是这个人曾经做过尊敬父母兄长的事，才能这样说。并不是只知道说些孝顺友爱的话，就可以称为知道尊敬父母兄长了。又比如说知道痛楚，一定是自己已经痛了，才能知道痛楚；知道寒冷，一定是自己经历过寒冷；知道饥饿，一定是自己经历过饥饿。认知和践行怎么能分开呢？这才是知行的本体，没有私欲在其中。圣人教诲大家，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称作知，否则的话，就算不上知了。这都是多么紧要实在的功夫！现在非要竭力把知行说成两件事，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把它说成一件事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不知道建立言论的目的，只管追究知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徐爱说：“古人把知和行说成是两件事，也是要人们分辨明白。一边做知的功夫，一边做行的功夫，这样所做的功夫才能落实。”

先生说：“你这就是没有领会古人的意思。我曾经说过，认知是践行的主旨，践行是认知的功夫。认知是践行的开始，践行是认知的成果。如果领会了这些，只说认知，就已经有践行在里面了。只说践行，就已经包含认知了。古人之所以既说认知，又说践行，只是因为世间有一种人，糊里糊涂，随性做事，完全不知道要思考琢磨，只是盲目妄为，所以一定要提出认知的重要性，他们才能够践行正确。还有一种人，凭空思索，完全不愿意亲身实践，全凭主观臆测，所以一定要提出践行的重要性，他们才知道落实到行动中。这是古人不得已而提出的补偏救弊的言论，若是领会了其中要义，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。现在的人却将认知和践行分作两件事去做，以为一定要先有认知，然后才能践行。我现在如果讨论如何做认知的功夫，等到认知得真切了，再去做践行的功夫，这样也许终身都不能去践行，也终身一无所知。这不是小毛病，而是由来已久。我现在讲求‘知行合一’，正是对症的良药，并不是我凭空杜撰的，认知与践行原本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明白了其中的要领，就算把它们说成两件事也没有关系，本质上还是同一件事。如果没有领会，就算把它们说成一件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只是说些无用的话罢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爱问：“昨闻先生‘止至善’之教，已觉功夫有用力处，但与朱子‘格物’之训，思之终不能合。”

先生曰：“‘格物’是‘止至善’之功。既知‘至善’，即知‘格物’矣。”

爱曰：“昨以先生之教推之‘格物’之说，似亦见得大略。但朱子之训，其于《书》之‘精一’，《论语》之‘博约’，《孟子》之‘尽心知性’^①，皆有所证据，以是未能释然。”

先生曰：“子夏笃信圣人，曾子反求诸己。笃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于心，安可狃于旧闻，不求是当？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，至其不得于心处，亦何尝苟从？‘精一’‘博约’‘尽心’本自与吾说吻合，但未之思耳。朱子‘格物’之训，未免牵合附会，非其本旨。精是一之功，博是约之功，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，此可一言而喻。‘尽心知性知天’^②是‘生知安行’事，‘存心养性事天’是‘学知利行’事，‘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’是‘困知勉行’事^③。朱子错训‘格物’，只为倒看了此意，以‘尽心知性’为‘物格知至’^④，要初学便去做‘生知安行’事，如何做得？”

爱问：“‘尽心知性’何以为‘生知安行’？”

先生曰：“性是心之体，天是性之原，尽心即是尽性。惟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，知天地之化育^⑤。‘存心’者，心有未尽也^⑥。‘知天’如‘知州’‘知县’

①《书·大禹谟》有云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舜所以命禹之语也。《论语·雍也》篇云：“子曰：‘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也夫。’”有《子罕》篇颜渊自称“夫子……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”。此处爱以为“博文”与“格物”同致。《孟子·尽心》篇云：“孟子曰：‘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则知天矣。’”此处爱以为比穷理而后尽乎此心之量，而穷理即所谓“格物”也。

②“尽心知性知天”：原为“知心知性知天”，经查证应为“尽心知性知天”，这是儒家生命观的重要观点。（编者注）

③《孟子·尽心》篇云（承前条所引）：“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《中庸》云：“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”

④朱熹注“尽其心者……”句尾云：“以《大学》之序言之，知性则格物之谓，尽心则知至之谓也。”

⑤此语盖本《中庸》。《中庸》云：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

⑥言必未尽而后有待乎存，既尽即无所用存也。